

【看花去】

情有独钟绣球花

■张偶良

嗨,你好呀——绣球花!

数年前的那日上午,我走进嘉兴人民公园,在由古建筑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题写园名的碑后面,被一棵长满一簇簇白花的高大花树惊呆了:此为啥花? 这般漂亮! 我掏出手机拍照,虚心向农业大学毕业的女同事讨教。没想到,竟被对方好一顿数落:还秀才呢,仔细瞧瞧,此花外形像啥样,就叫啥花!

噢,我茅塞顿开,原来就是你——绣球花! 靓丽,高雅,气派,我一见钟情,便兴味盎然地开始探究。先是翻《辞海》,后是上网了解,由浅入深地了解你。在古代,你被称为“绣毬”。据《广群芳谱》记载:“绣毬,木本,皴体,叶青色,微带黑而涩,春月开,花五瓣,百花成朵。”你的花其实很小,但有二三十朵小花聚在一起时,远远望上去,就像一个个漂亮的绣球了。难怪古人也用“百花成朵,团圞如毬”来形容你。至于我,尤为喜欢全白色花的你。古代还有“雪球”之名。如《药圃同春》记载:“雪球,玉团俱在三月开。雪球色白,喜阴,常浇以腴,鲜秀异常,花大如斗,近觉微香。”

你产自中国、日本及朝鲜等国,有木本和草本两种,生长地盘可大啦。当然,我还是更喜欢长在咱们国度的木质的你。

你是世上“变色花”。也有“植物变色龙”

之称。这可是褒奖噢,因为你在实际栽培管理中,花色会随土壤酸碱度的变化而变化。土壤为酸性时,你会呈蓝色;土壤呈碱性时,你会变红色。加之适宜的光合作用,随着时间的推移,你由初开时的黄绿色,逐渐变白、变粉、变紫。白色的纯洁无瑕,粉色的温柔浪漫,蓝色的优雅高贵,紫色的温馨唯美。难怪现代人又唤你为七变花、八仙花、紫阳花、粉团花……也难怪乎,古人早就有诗赞美你:“散作千花簇作团,玲珑如琢巧如攒。”“疑是琼瑶初琢就,一团香雪滚春风。”万物有灵美好,在你身上,似乎体现得最为明显。所以,至明末清初时,文人李渔口出判语:“天工之巧,至开绣球一花而止矣。”

你是人间“定情花”。你之绣球属灌木,花密集,多为不孕花,颜色美艳,形态多样。你的花语是希望、忠贞、永恒、美满。宋时诗人董嗣皋对你赞美有加:“洁身自拥翠枝寒,遗得春魂寄素颜。夜月光凝绝径,晚风抛影入空关。几团白云能娇腻,五色流苏只等闲。宛似恋香蝴蝶乱,绿阴深处不飞还。”君不见,文人墨客的美言佳句,无不呈现出一幅幅画面:红花黄花都是花,青芽绿芽都是芽。花开叶茂待出嫁,情系绣球落谁家。在五彩斑斓的春光下,在花好月圆的夜色里,一对对穿着时髦的青年男女,正手挽手、肩并肩地谈

情说爱。年轻人“抛绣球”,不光是强身健体,更是将你作为信物,觅人定情,许配终身。只不过,与你相比,外形相似,材质不同而已。

你是华夏“团结花”。瓣多聚灵气,花大不欺枝。你本不起眼的一朵又一朵小小的花瓣,紧紧地簇拥在一起,盛大且团结地绽放在绿叶间,纷纷红紫斗芳菲,争似团酥越样奇。绣球花的眉目含情,抱团争妍,无不展现自己的美好。是啊,人类俱依着植物的茂盛而生存,植物伴随着人类的脚步而迁徙。绣球花,你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美丽,谢谢你带给人间的美好。

正因为对你越来越了解,也越来越想欣赏你。

搬进香榭新居后,离嘉兴火车站越来越近。在你长新枝、吐绿叶、显花蕾,由待放、盛开,到凋谢之时,我几乎每天都要走进人民公园,有时一天要来两次,对六棵木本绣球大树以及道路旁、树荫下的草本绣球小花,兜上几圈,来回欣赏,驻足细瞧。其中,当然也是为了锻炼身体。

还远不止此举呢。这些年里,我去过上海浦东申港大道活力街区的景观花园,观赏里边多姿多彩的绣球花,还去过无锡鼋头渚公园、南京秦淮区御道街的午朝门公园……每到一处,粉红团团、碎碎簇簇、造型丰满、大而美艳的绣球,总是令我悦目怡神,心花怒放。

更使我难忘的是,有一年我去武汉金银湖国家湿地公园,那里种植着约3200平方米的绣球花,上百万株绣球花惊艳亮相。我走清水绿道,跃公园叠泉,穿梭在你的花海中,仿佛漫步在莫奈的花园。这个公园不远处还藏着一个柏泉苗圃,1.2万平方米的大棚,培育着品种繁多的五万余盆绣球花。一眼望不到边,我有幸在这欣赏了珍稀的“粗齿珍贵”“史欧尼”“含羞叶”等二十多种绣球花。之后,我又专赴黄陂的木兰花乡参观绣球花主题园,登上占地三百亩的三个花坡,极目眺望你的花海,好似踏进了梦幻的爱丽丝仙境。坠入这无尽的花乡里,我真的做了一个甜甜的“夏日美梦”。

如此说来,你一定要以为我是一个“花痴”,其实不然。我曾当过多年嘉兴市兰花协会理事长,尽管兰花十分名贵,可我养的兰花没有一盆活过三年的。究其原因,我外行,懒惰,不会侍弄,这只是客观。兴许还另有奥秘,主观上的漫不经心。还有像昙花,辛辛苦苦培育,待到开花时,却只是“一现”,实在让人遗憾。而你呢,只要有心留意,钟情观赏,从三月到八月,花期长达半年有余,到处皆有你婀娜多姿的身影。

世上万物,择其所好。我再次发誓:情有独钟绣球花!

【诗生活】

细雨

■沈宏

细雨中有某种柔软润湿的美
雨丝明亮
如我们抬眼的目光

谁说雨是一种忧伤的情绪
细雨像雾一样轻
在我们的发梢上,眉梢上
停留,绽放洁白之花

树在细雨中站着
它在倾听
细雨之中,我们并不犹豫的脚步声

春日香甜

■沈燕萍

生于乡野,长于阡陌
起初,只是星星点点
散落于田野的角落

不出几天
油菜花便开得蛮不讲理了
白墙黛瓦的村庄
像是浮在金色海浪上的岛屿

蜜蜂驮着阳光
冲进花丛
埋头苦干起来
悄悄地将香甜揉进春的气息中

我们,去乡间
追随油菜花和蜜蜂的踪迹
跑累了,在乡村咖啡馆坐下
喝上一杯香浓的饮品

【杂拌儿】

绿色荷尔蒙

上一下下剃落鹅毛大雪,只是我的白发没有了青春的气息。

草堆散发的草香更加浓郁,深嗅浅闻,全是桂花的清幽、荷花的淡雅、泥土的芳香。贪婪地深吸一口,一股柔顺丝滑的气息直抵胸底。随即,冒出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,如能筑起十里长廊,就可让她丝丝缕缕伴我入梦乡。

我问干活的阿姨,工钿还好吗? 她们像是统一过口径,“铜钿讲不成哎,主要是孙子孙囡领大哩,在家嘅啥事体,出来散散心。”这说法,岂不与潘师傅异口同声? ——旧年寒底去店里剃过年头。有人问潘师傅涨不涨价? 这像是戳痛了她的神经。“你当我不晓得,现在外面剃一只头,起码要三四十块。我虽然退休多年,快七十岁了。不管哪哈,凭当年在新涌洲前牌的名头,要是多收你点又哪哈?”她半是正经半是玩笑地回答说,“我现在还在剃头,因为剃的不是头,剃的是寂寞呀。”

那天,有等着理发的顾客接茬说:“那年正月初一,潘师傅还去嘉北养老院剃头哩。”潘师傅立马纠正说:“那是交关年前的事。嘉北养老院有人托过来,要我去给那里的老人剃头。结果去了后,这个说‘阿妹啊,你帮我也剃剃’,那个说‘阿妹啊,你也帮我剃剃’,一直剃到下昼两三点,就收了第一个人的钱。你问我为啥? 我对你说,看着老人头发长得那么长,我实在不忍心。”

想到这里,我对清理草坪的阿姨们说:“你们都是勤谨人,以前种田种菜,现在种草种花。”她们倒是乐于接受,扎着头巾的阿姨笑着回答:“以前种田种菜为活命,现在种草



玉绣球/清末外销画(约绘制于十八世纪晚期)

种花是寻开心,不好比的。”

我称赞说:“你说得真好!”确实是说得好,没有粉饰,直截了当、一矢中的,主题鲜明,像草香一样的清幽,透着岁月的香醇。

我喜欢与她们交流,自有一种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的感觉。要是青草汁的“绿色荷尔蒙”能转为人类基因,这世界将是何等清香。

【谈艺录】

大山深处

■冯娟华

一幅画,没有宏大叙事,却隐藏着故事。

能让看画的人,在色彩里看见光阴,看见过去,那是画家的高明。读沈丰明先生的画《大山深处》,我总有一种错觉,仿佛时间还停在三十年前,停在山高路远的石海中。

现实里,我踩着丰明画院的青砖,顶着四月的暖阳,站在古色古香的阁楼上。一窗之隔,风火墙上的福字,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翠竹潇潇,凌霄吐绿,一切都是那么明媚,可眼前的画,如一把尖利的针,扎得人心疼。

画面里其实没有大山,只显露出一点小山坡,隐在两个年轻女子身后。荒草杂乱中,一棵野生的树,穿越棘刺,拔地而起,我只看见它扎根的土壤和乱石,但我看不到山顶,也看不到树木凌云的壮志。可是,大山就耸立在那里,耸立在看不见的深处。画的魅力,不在于直白,而在于隐藏的内涵,就如眼前画中的山,看似无形,却胜有形。

一种突如其来的压抑,油然而生。

我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子忧郁的脸,也看到了另一个女子无奈的笑,她们所有的心事,都藏在紧皱的眉间。我忽然懂了,画家想要表达什么,再也没有比大山更高的屏障,阻隔了山海相会,阻隔了情愫暗渡,这悲凉一如这千年回声,终究越不过万重千山。

沈丰明先生笔下的画外音,好像在耳边回响,我甚至听到了一些挣扎的声音。

我亲爱的姐妹,那些在大山深处,躬身劳作的女子,她们没有看到过大海的波澜壮阔,也没有见识过草原的一望无垠。正如画中的女子,她们赤着脚,古铜色的小腿,是如此刺眼。她们出生的地方,没有肥沃的土壤。她们的脚下,是高低不平的碎石。生活的来源,是肩膀上扛的担子,要去扛下所有的风雨。画面无声,却让人忍不住喟叹。

沈丰明先生一生走南闯北,想来定是曾走进大山,看多了深山的无奈,也曾见识过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竹楼,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见画面的颓败感。

很多人会疑惑,画中的房子,能住人吗? 我看到过这样的房子。

三十年前,机缘巧合,我曾参与一个扶贫援助项目,目的地就藏在大山里。下了飞机,接我们的汽车在崇山峻岭间飞驰,翻过一座山,还是一座山,一眼望不到头的山,走了两天,窗外还是山。从初见大山的欣喜,到满目是山的荒凉,我们的心情也随之黯淡下来。那个地方,头顶着“全国十大特困县”的帽子,隐在深山,却声名远扬。因为山高路远,人世间的风云变幻,好像与他们无关。人类文明的微光,也没有越过大山,照亮前行的道路。他们习以为常的贫瘠,在我们眼里,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存在。

那年,我们杭嘉湖平原上,早已生机盎然,乡村的漂亮别墅,镶嵌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,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可是,在大山上,那些散落在山脚的草棚、平房,被尘土和藤蔓罩着缠着,触目惊心地荒凉着。就如眼前画中破烂的房子,岌岌可危,如同一个饱经

风霜的垂暮老者,独自承受风雨的侵袭。画家用寥寥几笔,就呈现了大山的困窘和荒漠。

走在乱石嶙峋的山路上,常有人拦着我们,好奇打探:“你们从哪里来? 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活着吗?”我们除了目瞪口呆,还能说什么?

在俗世中打滚久了,我除了上班,很少抬头看一眼天空和风景。因为,我是一只飞出大山的鸟儿,当我越过高山,飞回故乡,我的眼里,又噙满了杭州湾的波光。乡音软软,春色入眼,一切是那么丰裕。我忽然明白了,生活在江南,何其有幸!

我们离开时,曾有一个女子,追着我们的车,跑了很久,我一直记得她的呼喊:“我一定要走出大山,到浙江去。”可是,若干年后,听说她得了白血病,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。

站在画前,蒙太奇似的动感画面,一直在脑海中来回穿梭,我努力保持着镇定。

人世苍茫,三十年一晃而过。大山,你还在沉寂吗?